

肆

精校
網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四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孝武皇帝

養一角獸
始以天瑞
紀元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人君即位書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

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人即位紀元

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為名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是紛紛不可勝舉書曰始以

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即位書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元年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胡傳即

祠五時見上卷獲一角獸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疑麟云見四卷於是薦

五時時加一牛以燎燒米焚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也一元曰建自古無年號始建二元以長星曰光

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淮南王安與竇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母朝不朝見上淮南王安與竇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感以非至如說稅丞相弘公孫等如發蒙振落發去物上之蒙振落耳被自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

使宗正治安未至安自剄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

與謀反者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見十卷賜治賜自剄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五月晦日食遣博望侯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發蒙振落

張騫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

漢武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鳥孫

子真

匈奴

光居

大月氏

身毒

大夏

霍去病擊

匈奴

汲黯諫斬
長安令

漢之馬。鳥孫康居。蘇秦一名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蜀竹杖。出四川雅州榮經縣印岐山。蜀布也。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捐又毒。一名天篤。今稱天竺。蓋身音乾。毒聲轉為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竹音也。其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聲去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視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見一卷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驚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見上卷。發問諫。使離間敵。之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

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乃復重西南夷。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孫平。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馬支。至祁連山而還。兵未有書所至者。書。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出隴西。見擊匈奴轉戰六日。過馬支山。在陝西行都司。山丹衛城東南。千餘里。斬首虜獲甚眾。夏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一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故斬首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皆不如去病。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秋。匈奴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眾。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除王。渾邪休屠俱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以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贖。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見上卷。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罪。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近五郡。隴西北地上。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休屠王太子日。密。碑。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碑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作昆明池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汲黯諫誅賢才

白鹿皮幣
白金三品
三銖錢
鹽鐵官
弘羊心計

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朔方今陝西寧夏衛作昆明池。自

將討昆明。西南夷國名即滇國也今雲南雲南府昆明縣以昆明有滇。顛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滇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在陝

安南城西四十里以習水戰。得神馬於渥洼。注蛙水中。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境內李雙日南陽新野人暴利長

屯田鄜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尺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

次撰述以為歌。其詞曰大一貢今天馬下露赤汗分沫流藉馳騁容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

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上招廷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

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

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

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

久之坐法免。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民錢舟車。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買

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之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有司言縣官用度

廣為漁利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贖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有司言縣官用度

大空。聲請更耕錢造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飾也。以藻續會。五為皮幣

直四十萬朝觀聘享必以皮幣薦也。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雜鑄銀錫為白金其一重八兩圓之

地其文馬三復小橢之以象人。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見上卷。於是齊大

煮鹽東郭咸陽被姓南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言不用。年十三侍中

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去聲。占隱度也各自隱度。率緡也。錢二千而一算。

判析秋毫
莫德錢

莫舟車
以上式為
中郎

卜式輸財
助造

卜式
公孫弘斥

北
長星出西

北
衛霍擊匈

李廣數奇

也及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入繕錢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其法太抵出張湯百姓咸指怨之
以下式為中郎郎賜爵左庶長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不敢指斥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
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
委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
郎賜爵左庶長

潛室陳氏曰啟譽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
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
也驟還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
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春有星孛於東北夏長星出西北遣衛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
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司馬何譏
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
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為之無義謂甚矣

為漢兵不能度幕見同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乘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今山西大青出定襄見上卷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難

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青陰受上戒以為

廣老數奇難命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陣而待會日
且入大風起砂礫小石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

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莫府見七卷對簿以文簿次第一一廣謂其度

對簿責之令其對詞廣謂其度

對簿責之令其對詞廣謂其度

對簿責之令其對詞廣謂其度

任安不肯
衛青

愚忠許忠

遣山乘障

乳虎

下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為用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見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二千餘里封山以祭狼居胥山在匈奴中禪去聲除地於姑

行匈奴中登臨山以望瀚海大海名在沙漠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馬斬七萬級兩軍出塞塞關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獨

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然少貴

不省士其從軍天子高遣太官少府屬官生膳食齋濟平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

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穿地為營域作鞠室也蹋鞠見上卷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

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沙漠無王之南無王庭穹廬前地若庭故云王庭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故任敬不書名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

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昌上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

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

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障山中小城也漢制每塞上要官處別築為城因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入無敢忤湯者

東坡蘇氏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所甚難而人主所欲聞故温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作色惡怒致之於冠乎故湯之用事至使

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綱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先是寯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窺見乳聲虎產乳之虎無值

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聲禮至郡遂按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

斂迹後徙定襄見上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乘其不備而一日皆報論決為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慄

漢武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如鷹鷂之搏雀為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

見上卷王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廣平府都尉擇郡中豪敢往豪猾而果敢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縱使督盜賊盜賊不

敢近廣平遷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平聲冬月益展轉也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上以為能擢為中尉綱方士文成將軍

少翁伏誅也帝殺人多矣無書伏誅者惟少翁樂大書伏誅罪不容於誅目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現上有所

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

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返牛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

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綱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祭李有罪自殺目坐盜孝景園堦見十二卷地也綱罷三銖錢鑄五銖錢綱以汲黯為淮

陽太守目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忠報効也

力也力甚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言不久即召君來顧淮

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見十二卷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預朝廷議矣後

上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綱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綱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綱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目上既下緡錢令見上而尊卜式見同百姓

終莫分財佐縣官見同於是揚可時主告告緡錢見同縱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

反翻者見下反平反也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即就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皆破民媮偷食好衣不事畜業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統率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發格閣廢沮

鷹擊

冬月益展

一月

少翁伏誅

文成將軍

帛書飯牛

五銖錢

以汲黯為

淮陽太守

得君卧治

淮陽

遣使治郡

國緡錢

揚可告緡

錢

杜周治告

緡錢

杜周治告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緡錢

張湯以顏
腹反唇為
異罪

張湯伴驚

張湯為吏
摩足

張湯又伴
驚
宜有

起柏梁臺

幣什旨而張湯論以腹誅其祝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死不以罪故盡殺而不去其官。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見上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見同。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去聲上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等錢，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翻唇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也。則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致堂胡氏曰：周厲王監謗秦禁偶語，其後又有妖言，令雖然是，猶或發於口，或筆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難，必自聽言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乎？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以上白志氣，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嗚呼！而死皆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用，用馬惜哉。

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莊青翟下獄，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怨，陳湯所厚

吏會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伴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

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變者謂以非常事上告也。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瘞，瘞也。埋錢於國陵以贈死者。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

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見知法見丞相長史朱賈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

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先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

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伴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

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

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大宮。作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章宮海神明臺上。目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

起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大宮。作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章宮海神明臺上。目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

漢武帝

作承露盤

三月大雪

置均輸
三官錢

張鷟

孫自其西大夏

夏安息

味和酒也

行都司

馬汗從前

其為天馬

徒函谷關

於新安

株送徒

送徒

榮陽

縣

有書者

士尚公

卷之屬

貴其使者

主

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以趙周為丞相三月大雨雪夏大水人
餓死置均輸禁郡國鑄錢孔僅為大農令而秦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
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自文帝五年除盜鑄令專令上林三官鑄武帝置水
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於是六十一年始禁
官辨銅令是為上林三官非三官錢不得行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
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

張鷟見上建言以厚幣招烏孫見同以益東唐故渾邪之地為王者之號則是斷短匈奴右臂也既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見同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使鷟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俱見大
夏安息在大月氏西身毒于闐同實俱及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以城下
味和酒也今陝西郡後又分置武威郡今陝西行都司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多善
行都司衛郡後又分置武威郡今陝西行都司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多善
馬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言其為天馬子也膊音博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丁卯三年冬徒函谷關在河南河南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均輸紛紛與利不一而足至
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為色目以罔之爾書之於冊亦可愧矣所忠諫大夫姓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子弟及富人圖難走
狗馬弋獵博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諸坐博戲等事決為徒役者名為株送徒株根本也送引也
戲以亂百姓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諸坐博戲等事決為徒役者名為株送徒株根本也送引也

徒入財者得補郎贖罪買爵郎選衰矣關東飢人相食
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見十二
睢上起如人臂睢故名親祠之始巡郡國至榮陽今河南
榮陽而還書始何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封姬嘉以奉周春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尚主未
縣有書者書此何識也以方國方士樂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見上卷美門八
士尚公主帝之感甚矣

卷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
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貴震天下

有書者書此何識也以方國方士樂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見上卷美門八

士尚公主帝之感甚矣

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貴震天下

汾陽得大
以倪寬為
左內史

秦時
卜式請父
子往死南
越
耐金
耐金

耐金

於是海上燕齊之民莫不搔挽腕自言有神仙矣。夏六月汾陰得大鼎。迎至甘泉。十一篇之郊廟。

詹臣皆賀。以兒倪寬為左內史。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安府同州兒寬勸農。緩刑罰。理獄

訟務。在得人心。擢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願去聲。課試也。上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聲

屬。祝不絕。綴索也。屬聯也。言輸租。最下功。日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聲

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費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銅鑄鼎於荆山。在河南府開鄉

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再平聲。胡頰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聲。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遣使喻南越入朝。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十二卷。遂獵新秦中。見八卷。以勒邊兵。立泰乙及五帝。見上卷太

祠壇於甘泉。見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現。是為秦時。自是三歲天子一郊。見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

為王發兵反。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之。賜卜式爵關

內侯。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九月嘗耐

宙列侯百有六人皆尊爵丞相周下獄自殺。自書喻南越入朝於是書呂嘉之反於是書路博德之兵於是書

所以戒。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耐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

宗廟。武帝因九月嘗耐會諸少府省醒。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尊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

侯。耐金輕。下獄自殺。以石慶為丞相。時國家多事。秦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

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醕謹而已。樂大伏誅。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其言不驗則亦往往

之明。大裝治行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無坐誣

斷也。大裝治行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無坐誣

周監易知錄 漢武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平南越置九郡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平西南夷置五郡

卜式正言以邀名
帝自制封禪儀

因腰斬

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今廣東梧州府蒼梧梧州府鬱林廣西

州府合浦今廣東廉州府交趾九真今安南國珠崖今廣東瓊州府儋州儋耳今瓊州府儋州帝如緱緱氏觀大人跡成將軍少

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藥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繼書藥大伏誅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屬事此辭帝之難悟甚矣書觀始此八書觀皆識也

漢縣故城在河南城上親往觀問卿得毋效文成卷見上五利卷見上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郎國各除道繕治宮觀賈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平西南

夷置五部平南夷為牂柯歌今四川夜郎見上卷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再駝見同之屬皆振恐

請臣置吏乃以叩見同都為越雋雖上郡今四川符上都為沈黎郡今四川黎安撫司再駝為汶民山郡今四川成廣

漢今成都西白馬白馬地名戰國時白馬氏所居因名焉在廣漢之西為武都郡今陝西鞏昌府階州置張掖敦煌俱見上

置張掖敦煌俱見上以下式為御史大夫前書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輸財也繼書賜卜

夫帝之借式以感諷天下者極矣而天下莫應式式爵關內侯諷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卜式為御史大

遂以言事見疎踰年而有貶為太子太傅之書矣式既在位乃言郎國多不便縣官見上作鹽鐵見上苦惡

致堂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議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聽者始節取焉可也

帝自制封禪儀書自制儀何識之也然則唐書議封禪禮無幾乎封禪見四四卷唐書議封禪禮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見上卷上乃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倪寬寬曰封泰山

禪梁父見同昭姓考瑞諸侯有同姓異姓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瑞信也以玉為信曰瑞謂圭帝王之威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層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

武帝勒兵
巡邊

封禪

東方朔諫
求蓬萊

賜桑弘羊
置平準

民不益賦
而天下用
饒

卜式請烹
桑弘羊

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自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行自雲陽地名在陝西西安歷五原漢郡故城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出長城見八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

單于令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而釋兵綱賤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去年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徙其民江淮間自上以閩地今福建省險阻數朝反覆終為後世患乃悉

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綱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

至碣石見八而還五月至甘泉見上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隋煬三君亦莫詳於三君目正月上

幸緱氏見上禮祭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益發船求蓬萊見上

及與方士求神仙四月還至奉高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封泰山封下官玉牒書鑲白玉之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石泥印以書秘明日禪泰山下趾山之基東北肅然山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

受命之壇在泰山山下即古帝王堂東巡狩朝諸侯之所辱臣上壽上酒曰稱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

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待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

萬八千里云綱賜桑弘羊爵左庶長自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幹管管之也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互相灌輸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並去聲委積輸積音志貴即賣之賤即

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侵取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勇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

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

早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見上當食租衣蠶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逆昌尹氏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

國益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六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同時再享

填星如瓜

蔡宣防宮

作蜚廉柱
觀通天莖
臺

仙人好樓
居
甘泉產芝

作明堂於
汶上

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若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更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蠱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於是王朔言見填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書星孛再明
推測獨見填鎮星土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望氣王朔言候

壬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卷見上還祠泰上見同以拜德星春如東萊今山東萊州府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

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還過祠泰山東萊州府臨朐縣南胸音渠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房宮初河決瓠胡在直隸大名府開州二十餘歲不塞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上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聲白馬王暨令羣臣負新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孰子名曰宣防宣防

防塵至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越俗持雞作蜚廉柱觀約文武帝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蜚廉觀柱觀也

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越俗持雞作蜚廉柱觀約文武帝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蜚廉觀柱觀也

即桂宮俱在通天莖恒臺在西安府渭化縣甘泉宮內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長安城中無武帝為求仙而修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作蜚廉柱莖字疑衍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於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為求神仙者之戒耳夫豈好為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而候神人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恒也赦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以之改元馬以之作歌芝以誕之失獸紀元見上卷綱早書議也上書產芝下書早芝不為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草安帝云爾馬作歌見上

卷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于封之土乾燥乎

秋作明堂見上於汶問今山東兗州於汶上何識也禮在國陽於國以杜周為廷尉書法見上
周外寬

內深次骨次至也其用法其治大放聲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建見十卷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

卷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于封之土乾燥乎

秋作明堂見上於汶問今山東兗州於汶上何識也禮在國陽於國以杜周為廷尉書法見上

內深次骨次至也其用法其治大放聲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建見十卷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

卷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于封之土乾燥乎

趙破奴擊樓蘭

餘萬人

○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去陽關千六百里。王姑師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亦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俱見上卷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見同列亭。望敵之所也。障見上卷。

破車師域國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卷俱見上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見同列亭。望敵之所也。障見上卷。

○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漢縣故城在河南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貴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繼嗣。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預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初置刺史。自冀幽并兵。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郡。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域者。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踈。奔立則踈人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謂被世譏論也。而立功名。夫泛。同聖音。捧駕之馬。言馬有逸氣。託。踈落。弛廢不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

初置刺史舉茂材異等詔

○下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災。見上。災。春作建章宮。以柏梁災故在。夏五月造太初曆。同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造創始也。自是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觀主。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十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乃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細目書而美之。此固取輸不相掩之意也。中大大夫公孫卿壺。胡。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見二卷。兒倪寬請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也。數定。官名協音律。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書伐。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在大宛。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宛稅使者斯。可以言伐矣。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在大宛。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而去。宛貴人。官令其東邊郁城。大宛王遮殺之。於是上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兒寬請用夏正遣李廣利伐宛

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而去。宛貴人。官令其東邊郁城。大宛王遮殺之。於是上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

貳師將軍

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徵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見上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敦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飛蔽天見十卷大蝗十六遠莫遠於至敦煌威莫威於飛蔽天大又不足言矣

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溫舒少文居廷中惛惛不辨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文弄巧穿請奏行論行法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

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文法巧穿請奏行論行法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

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曰我從是殆矣

己卯三年秋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建文景

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昌坐為

太常之祠國除見侯纔四人網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網之密也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

十四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下書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尚得謂之有功乎

唐長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實賈云未侯綱目起明光宮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冬匈奴

鉤犁湖名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自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見十卷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見十一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

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

哀公烹于周紀侯謂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春秋大九世復仇

起明光宮

河帶山礪

王湯舒罪至五族公孫賀不受相印

河帶山礪

起明光宮

春秋大九世復仇

續衣直指使者

作沉命法

偽不疑戒暴勝

全紀罪入贖

皇子弗陵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金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詞

藥草其短煤酒醉也藥麴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踐也。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殺死扶傷不

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拳弓也。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折亦足暴僕於天下。彼之不死。宜得當知以報漢也。意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上

以還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稅下邊腐刑官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武帝嘗修窮贖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擊之。蓋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識之。目上好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始使御史

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義見八虎符也見。發兵以興擊。所至

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眾。一郡多至萬餘人。散亡復聚。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曰。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馬時暴

勝之為直指使者直指謂指事而行無阿私也。衣繡衣尊寵。杖斧斷得專。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至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聞

郡人僞前上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

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今山東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

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置。上。獨。取。利。下。無。由。得。有。如。道。路。設。木。為。權。因。名。馬。帝。與。故。書。初。識。之。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夏四月。立子。博。為。昌。邑。州。府。金。鄉。縣。王。令。

死罪入贖贖書甚識之也贖至死罪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

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於茂陵。見上卷

丁亥三年春正月。皇子弗陵生。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弗。陵。母。曰。河。間。河。間。趙。佗。接。仔。官。使。言。

試讀結束，請要全本情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